元秘史注

廷式案以本文別勒古台言你每云云也客扯連亦自稱咱每則也客扯連必塔塔兒種也當與卷一也客扯連非一人故祕史特加塔塔兒種人五字以示區別未知然否

又案卷一忽圖刺合罕與忽闌同稱台不勒之子此語似誤

元朝祕史卷六

張氏影元鈔本此卷并入上卷爲卷五

成吉思既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的讐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其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

前文卷一忽圖刺合罕生忽闌忽闌子也客扯連是也客扯連非塔塔兒乃泰赤烏部人也且前文明云也客扯連兩箇奴婢爲把歹及乞失黎如此則非異族同名之比當是誤記耳　文說是

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

又按太祖既與親族共議知忽闌之子則爲太祖之叔祖必在其議之列不必俟別勒古台告之也

按此文也客扯連亦在議殺之內

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擄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眾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著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卻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別勒古台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整治鬬毆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鍾酒畢方許別勒古台答阿里台入來

答阿里台即答里台太祖之叔父也

此文仍稱塔塔兒也客扯連盤祕史則妹之甚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

以漢法言之則太祖於也速干姊妹乃再從兄妹也

元史后妃表也速干皇后守第四鄂爾多.

對成吉思說我有姊姊名也遂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壻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肯將你位子讓與麼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著他與其壻避亂在林裏.其壻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遂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他位子讓與也遂坐了.

后妃表也速皇后守第三鄂爾多也速當卽也遂之對音矣鄂爾多者帳殿之名蒙古語行宮也故妃后位號卽以鄂爾多稱之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遂也速干兩個孃子共坐間也遂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合黎等令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個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麽人那人說我是也遂的夫壻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讎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卽

斬了.

只那狗兒年成吉思去勦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勦捕蔑兒乞將脫默脫阿趕入巴兒忽真脫忽木地面

以後文九卷脫忽脫阿未度額兒的失水計之則脫忽木地面當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今俄羅斯國托穆斯科即其地也託木之與脫木正對音矣.

殺了他大兒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個女兒并他妻子.又擄了他二子.并衆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麼財物不曾與

額魯特即厄拉衛特乃部名非地名且據元[illegible]作特[illegible]

元史太祖本紀曰居無何汪罕自以其勢足以有為不告於帝獨率兵攻蔑里乞部部人敗走脫脫奔八兒忽眞之隘汪罕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帝不以屑意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

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復與汪罕征之

親征記作孟祿可汗

時不亦魯黑在兀魯黑塔黑的地面

此卽額魯特三字之對音也官書或作厄魯特或作額諾德皆此三字或作噶爾丹則康熙閒汗名仍是

此地名之額魯特三字也朔方備乘曰厄魯特四部其先本元阿魯台部聲譌為厄魯特後分為四部曰和碩特曰準噶爾曰杜爾伯特曰土爾扈特其游牧在金山之西各有分地以伊犂為會宗東鄰喀爾喀北鄰俄羅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伊犂在烏魯木齊西北二千里漢時為烏孫國地元為阿勒穆爾地明初為衛拉納地舊為準噶爾各鄂拓克及各台吉游牧處乾隆二十年大兵討準噶爾揑達瓦齊伊犂平其後阿睦午撒納煽亂二十二年復討平之特設總統將軍統轄南北兩路今按祕史此文稱兀魯塔即

額魯特.今伊犂一路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準噶
爾本蒙古厄魯特人.元置駝馬牛羊四部.分駐西北
邊.準其牧馬部也.今外藩四十九家.多元後裔.準噶
爾語言文字.皆同蒙古.而諱言蒙古人.以此

濱豁黑水行.

今科布多之北有科布多河.即額魯特旗游牧.其上
游曰索果克河.即此濱豁黑之對音.知今科布多地
爲乃蠻別部也

成吉思與王罕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
山去了.

松漠紀聞注曰
阿爾泰山譯曰
金山極高峻入
月雲凝融處
阿爾泰迤二千
里至額爾齊斯
即今額爾齊斯
河又即秘史後
文之額兒的石
水也

阿勒台山即唐代之金山也或作阿爾泰山或作阿勒坦山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即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綿亙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爲西北諸山之祖水道提綱曰自哈密城北踰天山至巴勒庫兒北即沙漠三百里又踰大山過沙地山水無數其山皆以阿爾泰山爲祖朔方備乘曰俄羅斯境內諸山有扞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

追至忽木升吉兒地西兀瀧古河

今烏隆古河亦曰畏隆古河元時亦稱龍骨河劉郁西使記曰龍骨河與別失八里相直近五百里別失八里古北庭都護治西注淅[illegible]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水道提綱曰畏隆古河出阿爾泰山之尾西南麓西南流有阿里克台河及布拉青吉兒河自北山前後來會西域水道記曰阿勒坦山之尾西南麓布拉干河出焉東南流喀喇淖爾水注之又東南流索勒畢河注之又南岳羅圖河注之又西南託賴圖河注之又東南噶爾古嶺水注之又東南特穆爾圖

河注之又西南流爲布拉干河又西南流察罕河注之又西流過瑚圖斯拉境北又西流爲扇隆古河北距額爾齊斯河二百里是即祕史之兀瀧古河矣忽木升吉兒地面即提綱之布拉青吉兒河也

遇著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廸土卜魯黑

本紀作也的脫孛魯

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他又追至乞溼泐巴失海子行不亦魯黑遂窮促了

本紀作黑辛八石之野即乞溼巴失對音然此水名不可云野此即西使記之乞則里八寺乃兀瀧古河

所潴之海也元史郭德海傳曰從先鋒柘柏西渡乙
則里八海攻鐵山柘柏卽祕史之者別乙則里八海
卽此乙啞沕巴失海子矣提綱曰畏隆古河潴爲奇
薩爾巴思鄂模周四十里又南隔山爲沙漠奇薩爾
巴思卽乙啞沕巴失對音鄂模蒙古語湖也西域水
道記曰烏隆古河過哈喇莽奈山北又西北注噶勒
札爾巴什淖爾淖爾二小者曰巴噶淖爾周二百餘
里圓橢形在東南大者曰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周五
百餘里形狹而長在西北大小相聯形如葫蘆而近
上爲細腰又曰赫色勒巴什淖爾淖爾卽海子赫色

勒巴什乂即乞涇泐巴失之對音也

成吉思與王罕回時有乃蠻種能廝殺的人可克薛兀撒卜剌黑

本紀作曲薛吾撒八剌二人今按此一人耳黑者早之對音亦部長也

於巴亦荅剌黑別勒赤兒地面整治軍馬要廝殺

後文七卷述此事作拜荅剌黑別勒赤列地面

成吉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着宿了那夜王罕於自己立處虛燒着火卻迯那合剌泄兀勒河起去了

兀勒蒙古語河也合剌泄兀勒即喀喇淖爾也西域水道記曰布拉干河東南流百里右會喀喇淖爾水喀喇淖爾周數里在布拉干河源南十餘里亦東南流百里入布拉干河按以地圖眕之王罕從科布多東境喀喇泊自此逆烏里雅蘇台河則順塔米爾河至土拉河也

那裏札木合王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眞安荅在前曾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帝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

輟耕錄曰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

帖木眞是散歸告天雀兒

告天雀蓋蒙古稱鴻雁之語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沈主事曾植曰至順鎭江府志卷四土產禽類噪天又名告天似雀而稍大愈鳴則飛愈高力乏則自空投地伏於草中爾疋鷚天鷚注大如鷃雀似鶉好高飛作聲江東呼為天鷚豈謂是與

當有兀卜赤(黑)台的人古鄰把阿禿兒說你為甚諂佞將自己的兄弟讒譖著說

本紀曰汪罕聞之疑遂移部眾於別所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他將我做燒飯般撇了於是從額垤兒阿(勒)台的谷子渡著

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其南一枝蜿蜒不斷又東為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支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南枝為都特嶺布帶山又南為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為阿爾班

按計[illegible][illegible]言按倆也

岳達察嶺此文所稱額垤兒當即岳達察嶺也又東南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所謂谷子者當在岳達察矣

直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乃蠻建庭之地往時成吉思仟當與札木合之弟搶馬羣處也。

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大概料得過了。不把來當數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於王罕的後襲著將桑昆的妻子百姓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禿口子行的

前文四卷主兒乞地面有朶羅安山其口子名迭列

廷式按以祕史語法言之忽圖似非忽都合也且閒亦田之戰太祖方與王罕合兵而忽都剌

木華黎之祖居此名曰帖列格禿伯顏知帖列格禿乃口子之義故王罕所居之土兀剌河黑河亦以此名稱之也

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

至是乃蠻之地幾乎西自科布多北境東至土剌河若非太祖之救王罕則今蒙古至新疆皆亦難察之所得矣

初茂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

後文作忽都或作忽都合勒或作忽禿足見上文闊亦田之戰與不合魯黑欲以術致風雨者即此忽圖

在扎木合處此文近溯云在王罕處疑非一人也

但前文偶作忽都合耳

赤剌溫在王罕處

後文十一卷稱忽禿赤老溫者即此赤剌溫之對音也狗兒年成吉思征塔塔兒時王罕乘勢伐蔑兒乞復駐脫黑脫阿於脫窟木而擄此亞子爲質蓋欲羈縻之以爲用使西并乃蠻東吞太祖是時王罕拓地北至自哈兒湖西西至科布多廣袤數千里與太祖結父子之誼近交遠攻太祖東收塔塔而鄰西夏王罕西收蔑兒乞而鄰乃蠻故兩國合兵直可以至科布多而無阻隔蓋王罕拓地之力也亞是王罕一敗坐

失數千里徒為太祖供驅除耳淵獺叢鸇之喻不其然歟

因這機會也連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著辟㴔格河去了

順著辟㴔格河至脫𣭲木地面而與其父脫(黑)脫阿相合也前文三卷脫(黑)脫阿為太祖所攻順辟㴔格河走入巴兒忽真此為今俄羅斯自哈爾湖後文九卷與乃蠻古出魯克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則本卷上文王罕趕脫(黑)脫阿入巴兒忽真脫𣭲木地面為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二子

與其父相合合於此矣是時乃蠻地也

王罕妻子百姓旣被乃蠻種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搶了

差使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來救咱

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

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此卽本書之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矣

本紀云汪罕還至土兀剌河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

不備襲擄其部衆亦剌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剌合

與卜魯古䚟其追之且遣使來曰乃蠻不道掠我人

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遣四人帥師

以往師未至亦剌合已追及曲薛吾與戰大敗

成吉思遂差孛斡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比及四

傑到時桑昆的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拿住閒四傑到來

救了

本紀曰流矢中亦剌合馬胯幾爲所獲須臾四傑將

至擊乃鸞走

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

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

了的百姓又差四傑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

知也者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荅曾一次將我自己輸了的百姓救與了.

合剌溫山之役見上文五卷

今他兒子帖木眞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兩個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木眞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屼剌即土兀剌河的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其說道多敵人處一同勦捕時一同勦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

按蒙古人於水名則著水旁於山名則著山旁此屼字著山旁蓋土兀剌河邊之山矣

獄若有人離間呵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

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著過了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

兒別乞與子拙赤

元史紀曰帝欲爲長子朮赤求昏汪罕女抄兒伯姬

卻將豁眞名字的女兒

豁眞者太祖女後降駙馬不圖者也元史類編曰字

禿赤乞列氏太祖以皇妹帖木眞妻之號昌國大長

公主皇妹薨太祖女火臣別吉公主適孛禿爲繼室

按火臣別吉卽本紀之火阿眞伯姬又卽祕史之豁

眞也字禿卽前文四卷之不圖蒙韃備錄曰成吉思皇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眞鱉拽今嫁豹突駙馬按阿眞卽豁眞鼈拽卽別吉也豹突卽元史孛脫又卽祕史之不圖矣

與桑昆子禿撒哈相換做親

本紀曰汪罕之子禿撒合亦欲尙帝女火阿眞伯姬俱不諧自是頗有違言

桑昆自尊大着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專一門後向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向南坐麼道下覷着不曾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并按哲額兒哲字七卷作折。又按客列兒三字似是客額列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豬兒年春間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

阿勒壇犯軍令搶物。太祖奪之。見前文五卷至是扳歸王罕。

到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地面。

者者額兒七卷作者哲額兒。元史語解。溫都兒高也客列兒即客額兒之聲轉。蒙古語曠野也。其地名曰別兒

桑昆處讒說帖木眞與乃蠻塔陽使臣往來通話。

塔陽本紀作太陽罕。乃蠻部長之名也

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卻憑莫還倚仗他麼若不預先
除了您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真阿我自橫衝入去阿
勒壇忽察兒說
捏坤太子之子蓋亦以塔塔兒之戰犯軍令為太祖
所削
訶額侖母的眾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眞合兒塔阿
惕說
本紀曰荅力台火察兒按彈叛歸亦刺合說之曰我
等願佐君討宣懿太后諸子按彈即阿壇火察兒即
忽察兒則荅力台似即祕史之額不格眞合兒塔阿

按踐不格真所限 不千歲也不千家 吾故謂老人之論 是踐阿怕乃本也諾 阿怕之化猶即本世 皆也

惕然不能對音。且本紀之荅力台。即祕史荅里台。乃
太祖之叔父。前文卷一卷四稱荅里台斡赤斤。本卷
稱曰荅阿里台。後文十二卷稱曰荅阿里台。且實從
太祖處叛從王罕。但既不對音。又未達其稱謂之義。
爲別一人。或即一人。無可證也
他的手腳。我與你拏。脫斡鄰勒說
脫斡鄰勒。太祖族人。後文七卷以弟呼之
不如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溫別
乞說。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梢頭深的水底。我與你
同去

猶云不管是長是短橫竪我同你去也

桑昆聽了札木合衆人說使撒亦𠼫脫迭額教對他父親說王𠼫說我的帖木眞兒子行你爲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合的言語狂誕不可信王𠼫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著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𠼫說孩兒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桑昆見不從煩惱著去了王𠼫

按察兀兒別乞即上文抄兒伯姬之對音也。

喚回來說天莫不不愛護麽兒子行您怎生要棄捨你
但去做可以勝得他的事。您自知者。
於是桑昆與眾人商議帖木眞曾索咱女子察兀兒別
乞來。如今可約定日期。請他喫許昏筵席。
本紀曰。汪罕父子謀欲害帝。乃遣使者來曰。向者所
議婣事。今當相從。請來飲布渾察兒。注云布渾察兒
華言許親酒也。
來時就這裏拏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成吉思同
十人來。路間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
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着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

木耆。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疋。那夜到帖木眞的帳房後。將也客扯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拿你的事已眞實了。有。

爲後文十卷賞巴歹二人張本。

元朝祕史卷六

元朝祕史卷七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上爲卷五自此以下爲卷六故卷數不同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遂往躲於卯溫都兒山陰去處 卯山名溫都爾高也

行時教者勒蔑做後哨哨望著至明日午後於合剌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

合剌合勒只惕即後文之合泐合河祕史凡言主惕或只惕皆指海子合泐合卽今之喀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其上有地名額列也元史畏荅兒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於哈剌眞即此

合剌合勒只奚

中間有阿勒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等來報

阿勒赤歹.太祖弟合赤溫之子.世系表作按只吉歹.

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剌安不剌合惕地面塵起.

忽剌安不剌合.下文作忽剌安不兒合.

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時王罕同札木合來

問札木合道.帖木眞處廝殺的有誰.札木合說兀魯兀

惕.忙忽惕.

兀魯兀惕.今額魯特其後也.忙忽.即蒙古對音二部

皆出自孛端察兒曾孫納臣之後.

北劉忠恕撰裔謀夏錄曰金國本名朱里眞避契丹興宗宗眞名又曰女直肅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眞之名也居混同江之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居長白山鴨綠水之源

那二種百姓能厮殺雖當混戰時不亂從小鎗刀裏慣

他的旄纛或花或黑見時可隄防着王罕說那般呵教

咱只兒斤勇士合荅(黑)吉衛他者

只兒斤金之部族在王罕部落者卽朱里真之對音

宋人稱女眞者也元史本紀作朱力斤宇文懋昭大

金國志曰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爲女眞或

曰慮眞避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愼氏遺種勃海別族也卽此只兒斤矣

隨後再教土綿土別干姓的

前文五卷有禿別干無土綿二字此作土別干卽禿

別干也

其所以名薑合部者蓋住於薑河濱也薑河卽綏遠黎河也詳本卷後文注中

阿赤黑失侖斡蠻薑合亦惕

薑合本紀作薑袞

勇士豁里失列們太子

本紀作火力失烈門

領一千護衛的人以次應援後仍教咱大中軍衝者

王罕又說我這軍馬札木合弟你整治者於是札木合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伴當每說我在前常不能敵帖木真來如今王罕教我整治他的軍馬看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真安荅知道於是札木合暗遣人將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慎者

成吉思知了這話說道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忽亦勒荅兒說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抬舉

主兒扯歹兀魯兀惕部人出於納臣故稱以伯父忽亦勒荅兒前文四卷作忽余勒荅兒忙忽部人也

主兒扯歹說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惕忙忽惕做先鋒厮殺說罷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罕的先鋒只兒斤衝將來兀魯兀惕忙忽惕迎著衝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亦黑失侖衝將來將咱忽亦勒荅兒剌下馬忙

忽惕罷復翻回於忽亦勒荅兒落馬處立了

姚燧牧庵文集有平章忙兀公博羅䚟碑云公畏荅而公之曾孫始畏荅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易名肩慮約為按荅帝與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肩慮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為鑿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冑為殿腦中流矢帝親為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為敵將實與肩慮其以只里吉民百戶隸肩慮子世世歲賜勿

絶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卽封北方萬家元史畏荅兒傳卽采此文以祕史考之其云畏荅兒卽忽亦勒荅兒也屑廖卽辟禪兩字也曷刺眞卽忽刺安也兀魯一軍卽兀魯兀惕也朮徹帶卽主兒扯歹也只里吉卽王罕之只兒斤也子世世不絶卽後文十卷受孤獨賞賜也

主兒扯歹領著兀魯兀惕衝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闊幹鑾董合亦惕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軍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父知也衝來主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

本紀曰帝遣折里麥爲前鋒先與朱力斤部遇次與董哀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剌台見勢急突來衝陣射之中頰即斂兵而退即此事也惟此役功在主兒扯歹非者勒蔑紀誤

衆客列亦惕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卻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既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忽亦勒答兒回來那夜起着離了厮殺處宿下了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斡闊台

元史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輟耕錄同又

曰太祖皇帝六子曰朮赤曰察合台太子曰太宗皇帝曰睿宗皇帝曰兀魯赤太子曰果里干太子即缺列堅蒙韃備錄曰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第二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按窩闊台阿戴皆太宗名後文或不作斡闊台而作斡歌歹者均之對音字耳

孛羅忽勒

前文作孛羅兀勒即元史博爾忽有傳

孛斡兒出三人.成吉思說斡闊台與中倚仗的字維總.

勅孛斡兒出一同生死.必不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準備厮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孛斡兒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說.罷.孛斡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將他馱的割斷.騎著走.出依著蹤迹來了.

元文類.廣平王碑曰.茂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臥憩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脚垂著及到來時斡闊台孛羅忽勒疊騎著一個馬孛羅忽勒口上帶著血因斡闊台項上中箭孛羅忽勒將凝住的血咂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著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斡闊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喫孛羅忽勒說敵人的塵土高起著看著往卯溫都兒山前忽剌安不兒合惕地面去了

忽剌安不兒合上文作不剌合同一地譯文偶殊耳

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著浯泐灰溼魯格泐只惕名字的水入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去了

故塔塔兒地也初時塔塔兒部落全居於荅闌捏木兒格思其東南有哈爾渾河西北流名曰合勒合河今之喀爾喀河也西南滙爲巨澤今名曰布伊爾湖所謂遝魯格泐只者其地傍此湖矣前文六卷太祖盡誅塔塔兒人蓋移居於此又札木合往時居於豁兒豁納自太祖破札木合後札木合遂依王罕所謂泰赤烏塔塔兒兩部非降則殺蓋已成爲奇渥溫之地矣

那裏隨後有合荅安荅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說從王罕處來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說不可惹

鬬的人惹鬬他可惜將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教衝咱阿赤黑失侖說皇帝皇帝休休者息怒之辭也以慰王罕末生兒子時禱祈著要子嗣將這既生了的兒子桑昆抬舉咱達達多半百姓據此文則客列部亦韃靼種在咱這裏同帖木眞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上騎著一匹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阿咱去如拾馬糞般取將來

王罕是時其勢尚盛非太祖所能敵觀此言可以知强弱

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休搖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

回了.

成吉思自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地在兀勒灰河上游）順著合泐合河動時點覷軍馬有二千六百.

下文合泐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則合泐合河乃今喀爾喀河流入貝爾池者也.蓋荅闌捏木兒格思其地即在河上.

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

謂主兒扯歹及忽亦（勒）荅兒二人共領其半.

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忽亦（勒）荅兒金瘡未曾痊可.

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斡峏訥屼山的半崖上葬了

今地圖喀爾喀河南岸有呼恰烏爾山似即此所云斡兒訥屼山也

合沕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

按今地圖喀爾喀河源出特爾根山下流入貝爾池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瀦為枯倫湖有烏里順河自東南布伊爾湖合喀爾喀河諸水北流來會正當湖面之正東布伊爾即捕魚兒之對音喀爾喀即合沕合之對音也

有帖兒格等翁吉刺。

帖兒格等翁吉刺當今車臣汗左翼前旗及中右旗是其故址也。

成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惕忙忽惕去教說與翁吉刺百姓每想著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

本紀宏吉刺部本與哈荅斤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同誓以襲帝與王汗至是帝先脅降之也姻親謂訶額侖及孛兒帖皆宏吉刺氏也。

若不肯投降呵便廝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刺都投降了。

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曾動著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剌就起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

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

本紀曰汪罕既敗而歸帝亦將兵還至董哥澤駐軍.以此文校之知董哥即統格對音黎者語助辭澤即小河矣紀又曰遣阿里海致責於王罕按阿兒孩合撒兒六字爲名札剌亦兒族也與太祖弟是兩人.

雪格該者溫.

即前文四卷速客該者溫亦可稱速客該

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

統格黎河即通克拉河下流入鄂爾坤河.

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

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

不是有人離開謂昆粲當初咱在勺兒合勒昆山的忽剌

阿訥叱的山行

按前文六卷王罕與太祖再結父子即在土兀剌河

黑林然此乃黑林山也訥兀者山也上文斡峏訥叱

山亦以山稱訥叱此亦其例也忽剌即虎忽剌乃土

兀剌之對音輟耕錄云和林山二水出焉其一即虎

忽剌又可悟勺兒合勒昆即和林山也仍是前卷土

兀河黑林矣

不曾共說來若有人離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語見六卷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轅一轅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

元史木華黎傳曰太祖命木華黎博爾朮爲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足見輔車相依之語蒙古人亦有此義

我豈不比一條轅一個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

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十箇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他遂走入乃蠻去了。是時乃蠻主爲塔陽父亦難察爲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來征你。

「按古兒罕即本紀菊兒罕。解見卷五王罕既非遼後安得以西遼爲叔父。當是大石轉戰時。嘗與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爲兄弟。故王罕以叔父稱之耳。

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剌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兒兀眞兀眞蒙古語娘子也獻與蔑兒乞的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根前求救。

按脫(黑)脫阿之弟婦也速速該所奪則茂兒乞與也速該讎也此舉獻女當是假道非說情

我父領著軍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

合申解見卷五

將你百姓還了於土語剌河邊(黑)林內

元史地理志王罕始居謙州然則後遷土兀剌(黑)林蓋得烈祖之力前文云被茂兒乞擄去舂碓蓋未遷(黑)林以前事

與我父做安荅你曾知感著說這恩於你子孫根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

祁王涉獵經學日與丹府游水之南說龍之北鮮卑之故地種長姓大門氏分爲八部好財殺毆死無服紀俗風俗與突厥同耶律楚材北徵十二俗古詩云後遼稱大石西城絕處茲自住大石林牙遼之宗室號稱而亡

本紀述阿里海之辭曰君爲叔父菊兒所逐困迫來歸我父即攻菊兒敗之於河西其土地人民盡收與君此大有功於君一也

隨後你弟額兒客合剌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是時之乃蠻今科布多地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

乞塔即契丹二字對音即西遼葛兒罕耶律大石也

亦作大實契丹國志曰大實林牙林牙者官名猶中國翰林學士大實則小名也大實既降女眞及歸帳攜五子育遁深入沙子立天祚子梁王爲帝而相之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頭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遂御馬數十萬收於磧外女眞以絕遼末之取皆爲大實所得

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尚文教斷然稱宗。經武榮此古兒罕稍起近將古非大有參此條宜注入前卷攷西遼事下。

不及一年。又反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

委兀即畏吾兒河西即上文合申。解見前。

窮之了。擠著五個羊刺著駝血喫騎著個瞻沙馬來因

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內。

前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至忽巴合牙過冬。

又科斂著養濟你。

太祖紀又曰。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茂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聳徹別及及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案史文與祕史情事稍異。

你後將蔑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
是時太祖征塔塔兒王罕亦攻蔑兒乞事在前文六卷本紀曰君困迫來歸時我過哈丁里歷掠諸部羊馬貲財盡以奉君不半月間令君饑者飽瘠者肥此大有功於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大獲而還未嘗以毫髮分我我不以爲意我征朶魯班塔塔兒哈荅斤散只兀宏吉剌五部如海東鷙鳥之於鵝雁見輒不獲獲則必致於君此大有功於君五也
後又同追不亦魯黑
古出古敦不亦魯黑 故乃蠻部長

於拜荅剌黑別勒赤列地面

前文六卷作巴亦荅剌黑別勒赤兒

與可克罕撒卜剌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著火退走了那可克罕撒卜剌黑卻襲著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足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

本紀曰及君為乃蠻所傾覆我遣四將奪還爾民人重立爾國家此大有功於君四也

如今有甚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王罕聽了這言語嘆息著說帖木真的兒子行有不可
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
血就盛在小樺皮桶心說我若見帖木真兒子害他阿
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
離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阿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鍾飲
有來為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
青鍾滿飲阿待費的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
二人犯軍令為太祖所罰因叛投王罕
您兩個不知如何要棄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

拙坤太子即烈祖同母兄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勒

壇你父忽禿剌皇帝前文作忽圖剌合罕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

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頭有巴兒壇的子撒察台出

案撒察即撒察別乞前文一卷作薛扯別乞與台出

均合不勒合罕之長房孫其父即忽禿黑禿主兒乞

乃巴兒壇之姪非巴兒壇之子也二人則巴兒壇之

姪孫此言巴兒壇子蓋是駁文

他兩個也不肯做你眾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

阿勒壇等推戴事見四卷

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作伴著休要有始

黑林在土拉河側和林在鄂爾昆河側不得牽合

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眞無帖木眞阿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

三河謂土拉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也此指黑林王罕所居本紀敘述此語云三河祖宗肇基之地毋爲他人所有語意不同若以太祖所居言之則斡難河客魯連河兀剌河三河也

休教別人作營盤

王罕之黑林他日太祖得之是爲和林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說即六卷前文欲擄帖木眞百姓者也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即屯必乃辭瀾察剌孩領忽

海都次子也於屯必乃爲叔父
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荅他的子名速別該速
別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
該晃脫合兒也該晃脫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
姓要詔侯著與王罕
脫斡鄰勒欲擄太祖百姓以助桑昆也
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宗
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如此
成吉思再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俗云
乾兒你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曾將咱每一般抬舉你生

心恐怕我攙在你先將我疾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舊嫉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存時要做皇帝麼道故教心裏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個人來成吉思將這話分付了阿兒孩合撒兒速格該者溫即雪格該也稱者溫者蓋勇士之意他兩個對桑昆說了桑昆說他幾曾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曾說是安荅來只說脫黑脫阿師翁

脫黑脫阿幾滅太祖之族故桑昆知太祖惡之只以

桑昆爲脫脫之師父也

續著羊回羊尾子行

洪皓松漠紀聞曰羊生達靼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明蕭大亨夷俗記曰取羊乳俟羔能齕草驅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毋子相聚也以此語求之祕史此文則束縛兩羊之頭似卽續著羊之謂也從羊尾後取乳似卽回羊尾子之謂也以喻太祖曰以謀殺王罕爲事猶人奪羊乳也明張燧千百年眼曰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

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詠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厮殺為頭的言語你必勒格別乞脫朶延兩個將旋纛立起騸馬每放得肥著無有疑惑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溫因他妻子在脫斡鄰處不曾回來阿兒孩合撒兒將這話對成吉思說了成吉思隨即起去至巴勒渚納海子行住了

此即四卷所云荅闌巴勒主惕地也本紀曰帝既遣

使於汪罕遂進兵廣宏吉刺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眾時汪罕形勢盛強帝微弱勝敗未可知眾頗危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史文班朱尼即祕史巴渚納三字對音但祕史敘太祖與汪罕之戰以卯溫都兒山爲最惡巴渚納戰未被其創惟前文四卷與札木合戰於此地被其推動退於哲列捏竇爲大敗且太祖詰責汪罕之言已云在統格黎河下營夫統格黎者由鄂勒昆河入色楞格河而達北海之水明是勝王罕之後自東而西之證豈有退至東邊巴勒納

爲戰場之理得無元史誤以哲列揑之役移之汪罕乎且始終未與汪罕爲巴渚納之戰祕史前後文可考也至班朱尼河之役見於列傳不一而足是宜尋覽前後列而論之札八兒火者傳曰太祖與克烈王汗有隙一夕王汗潛兵來倉卒不爲備衆軍大潰太祖從行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珠爾河餱糧俱盡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爾射之殪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此水將士莫不感泣又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建興都於班朱納海即龍居河也

又土土哈傳曰世祖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以記功云云足見太祖與王罕爲巴渚納之戰乃王業所基祕史不爲發揮頗嫌漏略據速不台傳則班朱納海即龍居河龍居河即臚朐河對音臚朐河即克魯倫異號此爲呼倫海子不必致疑且可以蒙古源流證之源流曰歲次戊午年三十七歲遣使于克哩葉特之翁汗言前取布爾德大哈屯時事之如父曾以貂裘爲獻今朕願如父子相親翁汗不信率克哩葉特之衆興兵前來迎戰于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地方遂降翁汗據克哩葉特

之衆其云克哩葉特即祕史客列亦惕布爾徵大哈屯即孛兒帖兀真翁汗即元史汪罕對音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即斡難河下游呼倫湖流入布伊爾湖亦即元史紀傳之班朱尼河班珠爾河班朱納海及班朱河又即祕史之巴渚納海子但元史言敗祕史言住不言戰惟源流言戰勝微有齟齬然其爲呼倫湖無疑也

那裏正遇著豁魯剌思種的搠斡思察罕等不曾廝殺便投降了

前文四卷有豁羅剌的人薛亦兀兒來投太祖五卷

有豁羅剌思種人豁里歹以合塔斤十一部落立札木合事來告太祖與此豁魯剌思皆一族也
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處來
忽里其官也名阿剌忽失的吉乃汪古部種族也太祖本紀曰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與此阿剌忽失對音則此汪古氏乃白達達種也汪古種蓋金國之地元文類載馬祖常撰馬公月合乃神道碑云世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則汪古即雍古對音其地在居延海此回回教人名阿三從居

延海來也所以敘其事者他日太祖征乃蠻乃蠻塔陽罕欲得阿剌忽失來攻而阿剌忽失不從塔陽而從太祖蓋得阿三之力居多爲後八卷拒塔陽張本也

有羯羊一千白駝一個順着額洏古湼河易換貂鼠青鼠

順額洏古湼河則下游爲今 黑龍江地也契丹國志曰女眞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綠水之源地饒山林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獸多青鼠貂鼠

來至巴泐渚納海子飲羊時遇著成吉思

明何喬遠名山藏曰洪武二十年撒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貢駝馬海東青藍將軍深入逐殘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兒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眞遣還之据此則回回地面貿易於今之關東者代有其人此阿三者亦其類也

成吉思在巴泐渚納海子住時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子并三子也古也松格禿忽撒在王罕處

太宗紀八年分賜諸王野苦益都濟南二府戶口內撥賜憲宗紀二年命諸王野古征高麗當卽其人世祖紀命大將也古追大理高祥又耶律留哥列傳脊

宗以其子石刺佐諸王也苦控制高麗又王珣傳珣子榮祖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皆此人也合撒兒妻子陷於王罕當由卯溫都兒之戰斡闊台雖歸而合撒兒則被擄也

磬身領幾個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尋至合刺溫山肯忒山之支脈也緣嶺尋不見了糧食喫生牛皮筋行至巴泐渚納海子尋見兒成吉思成吉思喜歡了

喜得王罕虛實也本紀曰哈撒兒別居哈刺渾山妻子為汪罕所虜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為食來

會於班朱尼河上。即其事也。

商量著。差沼列歹種的人合里兀荅兒。

沼列歹。即前文一卷之沼兀列亦惕氏源出字端察兒之妾子沼亦列歹。本紀有族人照烈部。與沼列爲對音也。

兀良合歹種的人察兀兒罕。者勒茂之弟也。二人做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用反間之策也。

我兒弟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

本紀曰。帝移軍斡難河源。謀攻汪罕。復遣二使僞為哈撒兒之言曰。我兒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在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耶。王倘棄我前愆。念我舊好。即束手來歸矣。

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回去時。只於客魯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行來。約會者。隨即教主兒扯歹。阿兒孩。

即阿兒孩合撒兒。以與太祖弟易混。故删三字。

兩個做頭哨。去客魯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下了。合里兀荅兒。察忽兒罕。刪察兀兒罕。二人到王罕處。將說去

的言說了。王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合里兀荅兒說罷。王罕說果那般呵。教合撒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禿兒堅同合里兀荅兒等去。

本紀曰。汪罕信之。因遣人隨二使來。以皮囊盛血與之盟。

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禿兒堅望見下營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合里兀荅兒快馬趕上。不敢拏。前面橫當著。察忽兒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禿兒堅騎的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禿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送與合撒兒教殺了。

合里兀荅兒等對太祖說王罕不隄防見今起著金撒帳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太祖說是遂教主兒扯歹阿兒孩兩個做頭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溫都兒山的折兒合不赤孩地面的口子行

前文六卷作者者額兒溫都兒山

將王罕圍了廝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纔投降

本紀曰及至卽以二使爲向導令軍士銜枚夜趨折折運都山出其不意襲汪罕敗之盡降克烈部眾

不知王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

本紀曰汪罕與亦剌合挺身遁去汪罕嘆曰我為吾兒所誤

這廝殺中有合荅黑把阿禿兒名字的人

合荅黑即前文之合荅黑吉也出於只兒斤氏其稱把阿禿兒猶前文勇士也

說我於正主不忍教您拏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著如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說不肯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著獨與我廝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忽亦勒荅兒的妻子永遠做奴婢使喚

使供忽亦勒荅兒家使喚所謂受賞賜者也以合荅
點賞與之者以其忠誠衛上使忽亦勒荅兒家得其
死力故也
因當初忽亦勒荅兒先說要厮殺的上頭教他子孫常
請受孤寡的賞賜
元史畏荅兒本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畏荅兒
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傅以善藥留處帳中卒及王罕
滅帝以其將只里吉實抗畏荅兒乃分只里吉實民
百戶隸其子且使世世歲賜不絕仍令收完忙兀八
民之散亡者太宗思其功復以北方萬戶封其子忙

哥為郡王歲丙申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
臣授忙哥泰安州民萬戶帝曰畏荅兒戰功多其增
封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為諸侯

元朝祕史卷七